



林断山明竹隐墙。乱蝉衰草小池塘。  
翻空白鸟时时见，照水红蕖细细香。

■刘晓飞 摄

## 不听话

■文芳

6月21日过父亲节，我给父亲封了一个小红包，要母亲陪他去买两件T恤穿。25日过端午节，父母来我家过节，一进门，我就看到父亲穿的仍是多年前的一件蓝色衬衣，衬衣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水的淘洗，已然变得发白。我说，“爸，衣服都掉色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穿！我要你买两件新衣服，你就是不听话！这个天，T恤穿着多舒服，轻便又吸汗。”父亲嘿嘿笑着，说，“衣服还能穿，老年人了，也不讲时髦了。”

有一年，我给母亲买了一双羊皮鞋，母亲捧在手里，摩挲着说，“皮子好软，鞋底也软，穿着肯定舒服。”然后，把鞋子收进柜子。我说，“收起来干嘛？买了就穿嘛。”母亲说，“这么好的鞋子，平时穿浪费了，我要留着走亲戚或是喝酒席才穿。”结果这么多年来，母亲真正走亲戚也就一两回，等到几年后表侄女结婚时，母亲从柜子里拿出那双鞋子，发现鞋子已坏掉，穿在脚上，皮子层层脱落。我又气又好笑，说，“要你买了就穿，偏不听话。看吧，新鞋子变成了坏鞋子。”母亲则在一旁叹息着说，“唉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”

其实，父母也真的总是不听话。告诉他们，买的東西，记得吃，别放着。可每次去了，他们总说，“上次你们拿来的虾还没有吃，鱼还没有做，赶紧做了一起吃。”告诉他们，新衣服记得穿，又轻又暖，别放着。可去了，还是穿着旧衣裳，他们会说，“老干活，别弄脏了。”告诉他们，缺啥就说，别老自己去转着买，有事需要做，就叫我们，我们再忙，时间也能挤出来。可接到这样的电话呀，总是少之又少。每每买了东西拿过去，总是能听到母亲说，“你真是我肚里的蛔虫，要不是长了顺风耳，我刚说缺了这个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
佯作生气，怪他们不听话。他们则说，“我们能做就做了，真需要你们了，你们想赖也赖不了。”可他们真的有需要了，也总是自己去想办法，总是说，“能不麻烦你们，就不麻烦。”我说，“你们真不听话。”他们则说，“你们也不乖。”

给父母买了一个电子血压计，母亲说，“诊所和药店也能免费测，不用花钱。”我说，“买一个，自己测方便。”母亲嗔怪，“又乱花钱。”我说，“这钱，花得可值。”

父母就是如此，他们总是怕孩子们花钱。故而有时，就是需要这样的先斩后奏。这次是血压计，上次是买衣服，再上次是买鞋，再再上次，其实也记不清了。偶尔这样的不听话，我总感觉，虽然听到了唠叨，但他们的内心里，还是美滋滋的。

双方就是这样都不听话起来。其实有时真的是想，他们有需要了就给我们打个电话，需要什么就直接说，这样多省事呀，也避免买重复了浪费。可我们有时也会忍不住这样做，真需要父母帮忙，又怕他们担心而不敢说。记得去年我身体不舒服，打了几天的点滴后，身体好了才告知母亲。母亲听到消息后匆忙赶来，说那几天呀，心神不宁的，还想着让我带她去看看，可又怕我忙，不敢找我，一看到我好好的，她就哪儿都不难受了。有时我在想，哪有什么母子连心呀！可现实就是在不停地让我相信，而我更清楚：母子连心的本质，是将彼此都放在了心尖尖上，时刻的挂牵，才会洞察分毫。

特别喜欢和母亲一起逛超市，选什么，她做主，我负责拎着。结账时，她会心急地举过去现金，而我则伸过去手机，一扫就抢付。母亲好一顿嗔怪，脸上却总是带着笑。

“不听话”，来自所有的爱和深情，是由许多细碎的时光一一串成。如今，在我的认知里，爱和深情，更多的意义，则是亲情的温暖，是家的温馨，是血脉相连的挂牵。它源自生活实质，源自内心深处。或许当时只道是寻常，殊不知，这些寻常日子是多么美好。

## 静静的面容

■廖亚楼

最近有一两个月没回老家看望母亲，想着端午将至，就约上二姐一同回趟老家。

到得家门口，见两个房门都敞开着，便叫着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喊叫几遍仍无人应答。姐便说“妈是不是出去了？”我又扭头看看对面三哥家房子的门，没上锁，便肯定地对二姐说“没出去，在家。”

自从母亲过了75岁以后，神智便不太清醒，很是健忘，想不起事，丢三拉四成了常事，大多时候对孙辈们辨识不清，极致时，对子女也一下不能相认。好在还能生活自理，只要为她准备好了足够的生活供给，也不大麻烦子女。可有些深入骨髓的固执认识却更为深刻，比如母亲每次出门，都必须将自己居住的房门和三哥家房门用锁锁好。看好家门被母亲认为是自己的神圣责任，也是活着的价值体现，从未出现失误。记得去年，有一次，三嫂回家，到了晚上母亲忘却了这码事，临睡前见三哥家房门未锁，就过来锁门睡觉，弄得三嫂赶紧拦住。

随着思维弱化，健忘后的母亲外在表现的身体素质似乎更好，体能上更为健硕，气色上更为和顺。劳心者累，劳力者轻。不管事的母亲，却更喜爱劳动，越发闲坐不住，得空就在村子的周边山上或有树木柴草的地方，捡拾柴火，把拾得的柴火全部拖回，堆放在老宅的空房内及门前屋后，由于她自己生火做饭用得少，几年来，坪前屋后的柴火便越堆越多。大量柴火的堆积，弄得左邻右舍心惊胆颤，怨言四起，纷纷给我们提意见，怕起火。每次回家，我们都规劝母亲不要捡柴，不要烧柴火，家中备了上千斤的煤，足够她做饭用，但次次毫

无成效。母亲挂在嘴边应对我们的话就是：“我烧了几十年的火，还起火啦？！”

这次回家，没先见着母亲，却看见门前的干柴又多了许多，连行车的路都堵住了不少。

喊了几声，没听到母亲回应。姐便往屋后的厕所走去，几步脚间，就在屋后的空坪橘子树下看到了母亲。随后，母亲手中拿着一把青草和姐一道走了过来，我与母亲打过招呼后，母亲便去将草丢于门前的水塘内。水塘是三哥家的。

由于有事，在家没呆多久，我们便急着赶回衡阳。临走时，一再跟母亲辞行。车快开时，母亲靠站在大门前，没跟往常一样追着车送，我又打开车门，走到母亲跟前，附着她耳朵叮咛：“要注意身体，有做不动的事，喊大嫂一声，她会帮你做。别责怪她，她一个人也不容易。”

母亲也如每次我回家离别时一样说了一句话“管好黑碳。”便若有所思的沉默。

车发动后，我透过车窗回望靠站在大门边的母亲。银白色的头发，稍有些散乱地迎风飘舞，深壑皱纹的脸平静而无痕，干涸的眼睛空洞而无神，不知是想起了什么，也不知是望向何处。这一幕不知是平和，是依惜，是眷恋，是思念，是伤感，还是无奈。

我没有下车再去跟母亲打声招呼，我没有下车再去跟母亲说些什么，我更没有下车再去安慰母亲。但这一幕，一直清晰地烙刻在我的脑海，无法挥去。我一直在想，是不是我跟母亲说，要她善待大嫂，从而触动了她心底的弦，唤醒了她的思维？她一生磨难，养大七个子女，而白发已送走四个黑发。

## 二宝的幸福生活

■刘亚华

周末带两个孩子去公园散步，二宝走累了，大宝直接蹲下来，把二宝背在身上。刚好不远处就有个垃圾桶，我笑着跟大宝打趣，你这个妹妹太麻烦了，路都不走，让你背，你干脆把她丢到垃圾桶去吧。大宝作势丢二宝，吓得二宝赶紧抱着她的脖子。这样试过几次后，二宝像藤条一样缠在她的身上，就是不肯下来。大宝笑着对她说：“逗你玩的，我怎么舍得丢你呢？”二宝这才长舒了一口气，放松下来。

看着她俩逗乐的样子，我忍不住拍了一组照片，发在朋友圈，不一会儿就引来朋友的一堆评论：“你家大宝好有爱呀，对妹妹真好！”“有姐姐的孩子，真是好幸福！”“有两件贴心小棉袄，真美好。”听着这些美美的夸赞，一时间，带两个孩子的艰难和压力，顿时一扫而空。

怀小宝的时候，我曾问过大宝：“你想要个妹妹，还是要个弟弟？”“要是个妹妹又如何？”见我又追问，她奶声奶气地回答：“要个妹妹和我比赛跑步。”我当时想象着两个孩子一块儿奔跑的美好画面，忍不住笑了。

大宝终于如愿以偿，有了一个妹妹，但我一个人带着吃力，只好把她送回乡下老家。六岁的时候，才把她接到城里读书，而那个时候，二宝已经三岁半了，她像小尾巴一

样跟在姐姐后面，让大宝教她画画、写字、唱歌……就是感冒吃药，她也要姐姐泡的才吃。当然，两个娃也一块儿跑步，从院子东头跑到西头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但渐渐我发现，大宝性格温顺，小宝性格要强爱争强好胜，因而多数都是大宝让着她，看着她有时候委屈地哭，老公看不下去了，训大宝：“你比她大两岁半，打不过她还是骂不过她？她争，你也争嘛！”大宝止住哭泣，站起身来，本以为她是找妹妹“算账”去了，谁知道，她却进了书房，看书去了。

有一次，大宝偷偷告诉我：“妈妈，妹妹就欺负我一个人。你看她对同学好得不得了，只爱欺负我。”我做后悔状：“哎，她这么讨厌呀，当初就不应该生她。”她却连连摇了摇头，笑着辩解：“不！有妹妹的日子多数还是好的，没有她，谁陪我玩呀？”我深知大宝对小宝的喜爱，可也从小宝懂得回报爱，于是每次有什么好吃的，好玩的，我都会对二宝说：“姐姐是最疼你的人，你也要心疼她对不对？你要对她好一点。”她点了点头，把最好吃的、最好玩的都留给了姐姐。

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大宝，二宝才会这么幸福，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两个宝贝，我的生活才会如此圆满。

## 爱学习的老太太

■社会玲

也许是年龄渐长的缘故，我越来越渴望和家人在一起，也越来越珍惜能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个时刻。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，也是我生命里最开心的事。我们姐弟四人分居在三个地方，平时难得在一起。但凡节假日，就是我们围着母亲团聚的日子，母亲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我们共同的“家”。

母亲越老，越幽默可爱。年过古稀，耳聪目明，大事心中有数，小事装装糊涂。针线茶饮精致讲究，样样做得令人佩服。最重要的，母亲依然好学，不放过生活中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。

手机“快手”“抖音”兴起，母亲仿佛又多了一扇“看世界”的窗户，从中又掌握了不止生活新技能。比如怎么做凉皮，如何把黄豆泡进瓶子里自制肥料养花，怎么利用闲置的塑料盆、桶、瓶生豆芽等等。看着母亲做出晶莹如绿玉的菠菜凉皮，可乐瓶里生出的大把白生生整齐漂亮的豆芽，以及家里养得绿意盎然的花草，很难想象母亲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村老太太。

有一天，母亲在微信里给我看一双绣花鞋垫。碧绿细长仿佛摇曳着的叶子，两朵金黄色渐变的郁金香上，各亭亭立着一只蓝色的蜻蜓。母亲的刺绣功底深厚，配

色眼光不俗，花鸟鱼虫在母亲的一针一线里无不生动有趣，美轮美奂。我惊讶于这图样的精美别致，大赞漂亮！母亲自豪地告诉我，这图样是她从快手上“偷”来的。原来，母亲看见快手里有刺绣视频，有的图样很好看，母亲就拿孙女的铅笔把它照样子先画在纸上，然后再描到鞋垫上，最后再配线绣出来。

五一假期，母亲、姐姐、弟弟、侄儿等来我家团聚。午饭我炒了几个菜，其中有两盘素菜是醋溜白菜和清炒油菜，母亲大赞好吃，边吃边详细问我炒法。我知道，母亲是学了要回去做给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吃的。在我家，我是舍不得让母亲下厨的，她也似乎懒得下厨，顶多只是在我做饭时给我打打下手，择菜剥葱捣蒜而已。然而到了儿子家，她是愿意且高兴进厨房的。我当然不会在意母亲偏儿还是偏女，相反，我很高兴。母亲还能学了新菜谱去做给儿子媳妇吃，一说明她心情好，乐意为之。二则说明她身体好，拿得动菜刀炒锅。三则做饭也是运动，权当锻炼身体。

母亲健康快乐长寿，是我目前最大的心愿。所以，我希望，也祝福我的老母亲到八十岁时，还能亲自下厨给孙女煮一碗生氽面吃。